



李山者

# 禪宗的風旨

新加坡義安學院  
中文系主任 巴壺天

佛門中禪宗是獨樹一幟的，號稱教外別傳。它和教下三宗（華嚴、天臺、法相）作風不同，根本上不主張聚眾講經或說法。有時人家請禪師們升座示誨，禪師們往往一言不發就下座了。例如：

(1) 梁武帝請傳大士講金剛經，大士纔升座，以尺揮案一下，便下座。帝愕然。

聖師曰：「陛下還會麼？」曰：「不會。」聖師曰：「大士講經竟。」（見指月錄）  
(2) 藥山惟儼禪師久不升座，一日院主白云：「大眾久思和尚示誨。」曰：「打

鐘着。」時大眾纔集定，便下座歸方丈。院主隨後問云：「和尚許爲大眾說法，爲甚一言不措？」偈曰：「經有經師，論有論師，爭怪得老僧？」（見指月錄）

這是什麼道理呢？在例（1）是說佛經只是諸佛解脫境界的摹寫，不是解脫境界的本身。要求解脫，必須眞參實證，講經是無用的。而且不講經的時候，經的道理完全存在那兒，一講起來，反而挂一漏萬了。講經最好的方法，就是不講。在例（2）是說：講經和說法是經師或論師的事情，不是禪師的事情。禪師們是以心傳心，不立語言文字的，雖然是這樣說，但禪師們遇有人向他們請教時，他們總得給人一點指導。即使是不回話，那亦是一種答復。禪師們的教導方式是多彩多姿的。他們大概依據下列兩種原則：

### （一）應病與藥

汾州無業禪師說：「諸佛不會出世，亦無一法與人，但隨病施方，遂有十二分教，如將蜜果換苦葫蘆，淘汝諸人業根。」（見指月錄）據禪師們看：佛法只是應病與藥。患寒症的來，須給他熱性藥吃；患熱病的來，却要給他寒性藥吃了。藥無所謂貴賤，只要對症就是好的。大慧宗杲禪師曾說：「若是對症發藥，籬根下拾一莖草也能除病，說甚麼人參附子朱砂白朮。」（見宗門武庫）禪師們既認爲佛法是應病與藥，對於人自當個別教導。如果聚衆講經或說法，那便是把所有聽衆們的根器、個性、教育程度和修持工夫

看做完全相同，好比把一切病人看做是患同樣的病症一樣，那種辦法是不切實際的。

### （二）只破不立

一切有爲法，都是相對性的，如果執爲眞理，卽成法執。「金屑雖貴，落眼成翳，」必須除掉纔好。譬如說「萬法皆空」，這是一句佛家話，但你如認定這句話是絕對正確的，那便成了矛盾，因爲你至少是還有這一法（萬法皆空這個觀念）未空。僧問趙州：「一物不將來時如何？」州云：「放下著。」（見古尊宿語錄）一物不將來的意思是空，趙州要他放下，就是教導他：「空亦須空。」依據這個原則，禪師們總是替人解黏去縛，抽釘拔楔的，無怪大慧宗杲禪師要說：「我這裏無法與人，只是據款結案，恰如將個琉璃瓶子來，體惜如什麼，我一見便爲你打破；你又將得摩尼珠來，我又奪了；見你恁地來，我又和你兩手截了。」（見宗門武庫）

禪師們的教導方法，擇要地說，大概可分爲下列數種：

### （一）用言句的間接方法，這項特色約有：

#### A、旁敲側擊

禪師們教導人，很少用注入式，他們慣用種種旁敲側擊的方法，使受教導的人，獲得深刻的印象，畢生難忘。這又可分爲：

#### 子、啓發式

明心見性是學佛人們的一件大事，禪師們常隨時

隨地從日常生活中，用語雙關的話來啓發人。例如：

(一) 石霜慶諸禪師在潯山爲米頭，一日師在米寮內篩米，潯山云：「施主米莫拋撒。」師曰：「不拋撒。」潯山於地上拾粒云：「汝道不拋撒，這個什麼處得來？」師無對。潯山又云：「莫欺這一粒，百千粒從這一粒生。」師曰：「百千粒從這一粒生，未審這粒從什麼處生？」潯山呵呵大笑，歸方丈。(見指月錄)

在這則公案中，潯山拾起地上一粒米，說百千粒都從這一粒生，就是啓示石霜，萬法皆從自性生的。石霜反問他自性却從什麼處生，潯山知他已悟自性是「第一原理，乃呵呵笑起來了。」

(二) 石室和尚一日隨石頭希遷禪師遊山次，石頭曰：「汝與我斫却，面前頭樹子礙我。」師曰：「將刀來。」石頭乃抽刀倒與師。師曰：「不過那頭來？」石頭曰：「汝用那頭作什麼？」師即大悟。(見指見錄)

在這則公案中，石頭要石室替他斫却面前樹，免得妨礙視線。就是啓示石室，要除却心裏一切束縛。石室要石頭倒過刀那頭來給他，石頭就便問他：「你用那頭作什麼？」是更進一步地啓示他，那頭指本體界，言語道斷，心行處滅，你用個什麼？

### 丑、反語法

禪師們遇人家向他們請益時，他們從不平鋪直敘

地回答人，往往避開人家問話，反過來用話問人家，有時他們的答話，就寓在這反詰中。例如：

(1) 刺史李渤問歸宗智常禪師：「教中言須彌藏芥子，渤即不疑；芥子納須彌，莫是妄談否？」師曰：「人傳使君讀萬卷書，信否？」曰：「然。」師曰：「汝從頂至踵，全身不過如椰子大，萬卷書向何處著？」李俯首。(見指月錄)

在這則公案中，須彌是山名，義譯爲妙高山。芥子納須彌，是象徵的語言，出維摩詰經。佛家說第八識——阿賴耶識，義譯藏識。一般庫藏是有一定容量的，但我們的藏識容量却是無限的。方寸心裏能容納萬卷書，這不是芥子納須彌嗎？

(2) 于頔相公問紫玉道通禪師：「如何是黑風吹船漂墮羅刹鬼國？」師曰：「于頔，客作漢！問惹麼事作麼？」于公失色。師乃指曰：「這個便是黑風吹船漂墮羅刹鬼國！」(見指月錄)

在這則公案中，黑風吹船句，出妙法蓮華經。佛家說，人身乃地水火風四大和合而成。地是固體，水是液體，風是氣體，火是溫度。圓覺經說：「我今此身四大和合，所謂髮毛爪齒，肉筋皮骨，髓腦垢色，皆歸於地，唾涕膿血，津液涎沫，痰淚精氣，大小便利，皆歸於水；煖氣歸火，動轉歸風，四大各離，今者妄身當歸何處？」黑風是怒氣，船乃是人身。有的人一怒之下，殺人放火，便把自己斷送入地獄。紫玉禪師起先不答于頔的詢問，却罵于頔是賤人，惹他生

了氣，纔告訴他這就是黑風，何等深刻！

### 實、複 述 式

有些學人向禪師們陳述悟境，禪師們勘驗他是不是真悟，往往學人說對了，他們故意說不對，致學人發生疑慮。禪師們却教學人反問他們，他們乃複述學人原先說過的話，這樣，學人的自信心就加強了。例如：

(1) 玄則禪師問青峯：「如何是學人自己？」峯曰：「丙丁童子來求火。」後謁法眼，眼問：「甚麼處來？」則曰：「青峯。」眼曰：「青峯有何言句？」則舉前話。眼曰：「上座作麼生會？」則曰：「丙丁屬火，而更求火，如將自己求己。」眼曰：「與麼會又爭得？」則曰：「某甲祇與麼，未審和尚如何？」眼曰：「你問我，我與你道。」則問：「如何是學人自己？」眼曰：「丙丁童子來求火。」（見指月錄）

在這則公案中，玄則解會青峯的話本是對的。法眼試試他有沒有自信心，故意說他怎能這樣解會。及至玄則又問他如何是學人自己，法眼却亦說是丙丁童子來求火，玄則當然是永銘心版了。

(2) 慈明禪師問翠巖：「如何是佛法大意？」巖曰：「無雲生嶺上，有月落波心。」明曠喝曰：「頭白齒豁，猶作這個見解，如何脫離生死？」巖悚然求指示。明曰：「汝問我。」巖理前問，明震聲喝曰：「無雲生嶺上，有月落波心。」（見指月錄）

在這則公案中，無雲生嶺上喻真空，是理法界，有月落波心喻妙有，是理事無礙法界。翠巖的話是對的，但只是一種泛常知解，經慈明一番震喝，就更入木三分了。

### (B) 同 問 異 答

孔子因材施教，對於同一問題，往往有不相同的回答。如子路問：「聞斯行語？」孔子說：「有父兄在，如之何其聞斯行之？」冉有問：「聞斯行語？」孔子說：「聞斯行之。」後來公西華問他：「爲什麼同問異答？」孔子說：「求也退，故進之；由也兼人，故退之。」這是個性差異的適應。禪師們應病與藥，也常有這樣情形。例如「二龍爭珠誰是得者」這一類問題，歷代禪師的答話，據筆者歸納，約有下列各組：

(一) 「俱錯。」

(二) 「老僧只管看。」

(三) 「這畜生更踉跳在。」

以上(一)是說甲乙二龍都是錯的。(二)我們如果說是甲龍得，便墮入甲龍這邊；如果說是乙龍得，便墮入乙龍這邊；兩種都有邊見存在。「只管看」是不涉二邊的中道。(三)「這畜生」是甲乙二龍，指相對的情識，「更踉跳在」，是說它還在活躍，未能泯然無差別，證入真如。

(四) 「有爪牙者不得。」

(五) 「其珠徧地，目覩如泥。」

(六)「珠在什麼處？」

以上(四)所說有爪牙的龍，喻有見聞、覺知、言辯的人；得珠喻見性。其意如莊子所說：黃帝遺失玄珠在赤水裏，使「知」、「離朱」和「謬誦」去尋索，都不能覓得，最後使「象罔」，才能覓得。(五)是說法性無所不在，只可冥證神會，用眼看是看不到的。(六)是說法性乃形上的，超感覺的；不存在於時空中。我們無法把它指出，說它在那兒，給別人看。

(七)「誰是不得者？」

(八)「阿誰無分，還嫌少麼？」

(九)「失者無虧，得者無用。」

以上(七)是說人誰無佛性。(八)是說佛性人人有分，在聖不增，在凡不減。(九)是說向外求佛的人，好似自己不是佛；其實自己並未失去佛性，只是自己不肯承當。又得珠喻見性，屬本體界，不在動用中。動用乃現象界中事。

### (C) 言約義豐

禪宗的語言，含攝萬端，變化莫測，往往橫說豎說都是對的，好似明珠在盤，滾來滾去，無不圓轉自如。有時甚至一喝，能將全部教義含攝在內。例如：

『淨因繼成禪師同圓悟、法真、慈受、並十大法師、禪講千僧，赴太尉陳公良弼府齋，時徽宗私幸觀之。有善華嚴者，賢首宗之義虎也，對衆問曰：「吾佛

設教，自小乘至於圓頓，掃除空有，獨證真常，然後萬德莊嚴，方名為佛。常聞禪宗一喝，能轉凡成聖，與諸經論似相違背。今一喝若能入吾宗五教(筆者按華嚴宗三祖法藏、金師子章及五祖宗密原人論均曾將佛門各派教義，判為五重，號曰判教，惟兩者內容有出入，今此所云乃依法藏說。)是為正說；若不能入，是為邪說。』淨因乃召善華嚴，善應諾。淨因曰：「法師所謂小乘教者，乃有義也；大乘始教者，乃空義也；大乘終教者，乃不有不空義也；大乘頓教者，乃即有即空義也；一乘圓教者，乃不有而有，不空而空義。如我一喝，非惟能入五教，至於工巧伎藝，諸子百家，悉皆能入。」淨因震聲一喝，問善曰：「聞麼？」曰：「聞。」淨因曰：「汝既聞，此一喝是聞麼？」曰：「聞。」淨因曰：「汝既聞，此一喝是有，能入小乘。」須臾，又問善曰：「聞麼？」曰：「不聞。」淨因曰：「汝既不聞，適來一喝是無，能入始教。」遂顧善曰：「我初一喝，汝既道有，喝久聲銷，汝復道無。道無則原初實有，道有則而今實無，不有不無，能入終教。我有一喝之時，有非是有，因無故有，無一喝之時，無非是無，因有故無；即有即無，能入頓教。須知我此一喝不作一喝用，有無不立，情解俱忘。道有之時，纖塵不立；道無之時，橫遍虛空。即此一喝入百千萬億喝，百千萬億喝入此一喝，是故能入圓教。」善乃起再拜。淨因復謂曰：「非惟一喝為然，乃至一語一默，一動一靜，從古至今，十方虛空，萬象森羅，六趣四生，三世諸佛，一切

聖賢，八萬四千法門，百千三昧無量妙義，契理契機，與天地萬物一體，謂之法身。三界惟心，萬法惟識，四時八節，陰陽一致，謂之法性。是故華嚴經云：法性徧在一切處。有相無相，一聲一色，全在一塵，中含四義，事理無邊，周徧無餘，參而不雜，混而不一，於此一喝中皆悉具足，猶是建化門庭，隨機方便，謂之小歇場，未至寶所。殊不知吾祖師門下，以心傳心，以法印法，不立文字，見性成佛，有千聖不傳的向上一路在。」善又問曰：「如何是向上一路？」淨因曰：「汝且向下會取。」善曰：「如何是寶所？」淨因曰：「非汝境界。」善曰：「望禪師慈悲。」淨因曰：「任從滄海變，終不爲君通。」善膠口而出，聞者靡不歎仰。」（見指月錄）

由此可見，古人說的：「禪宗語妙天下。」確非虛譽。

## (二) 用動作的直接方法

上面說的都是用言句的間接方法，現在再說一點直接方法，什麼是直接方法呢？宋代五祖法演禪師會說：

「我這裏禪似個什麼？如人家會作賊，有一兒子一日云：『我爺老後，我却如何養家，須學個事業始得。』遂白其爺。曰：『好得。』一夜引至巨室穿窬入宅，開木櫃，乃教兒子入其中取衣帛，兒纔入木櫃，爺便閉却，復鎖了，故於廳中扣打，令其家驚覺，乃先尋穿窬而去。其家人即時起來，點火燭之，知有賊，但已去了。其賊兒在櫃中私自語曰：『我爺何故

如此？』一正悶悶中，却得一計作鼠咬聲，其家遣使婢點燈開櫃，櫃纔開，賊兒聳身吹滅燈，推倒婢走出。其家人趕至中路，賊兒忽見一井，乃推巨石投井中，其家人却於井中覓，賊兒直走歸家問爺，爺云：「你休說，你怎生得出？」兒具說上件意。爺云：「你恁麼儘做得。」（見宗門武庫）

在上述譬喻中，這個作賊人家，兒子要學作賊，老子並不對他說如何作法，却只帶着他去作，並且把他鎖在櫃中，逼他自己去解脫，這就是直接法。直接法是最好的方法。再舉一個譬喻：一個人學游泳，單在嘴上談方法，無論如何，總是不濟事的。必須直接下水去學，然後纔能會游泳。禪宗要人見性成佛，首須截斷他的相對性的情識，讓他直入絕對境界去。禪師們往往用峻烈的作風和手段，如棒喝，掌擗，或踏倒等，來達成他們的目的。例如：

(1) 洪州水潦和尚，初問馬祖：「如何是西來意？」祖乃當胸踏倒，師大悟，起來撫掌呵呵大笑曰：「大奇大奇！百千三昧，無量大義，只向一毛頭上識得根源去。」便禮拜而退。（見指月錄）

(2) 定上座初參臨濟，問：「如何是佛法大意？」濟下禪牀擒住，定擬議，濟與一掌，定佇思。旁僧曰：「定上座何不禮拜？」定方作禮，忽然大悟。（見臨濟語錄）

書經說：「若藥不瞑眩，厥疾弗瘳。」有些禪師們採用直接法，教導人家，雖然是作風迅厲，手段猛烈，但他們的動機是更加慈悲的，效果是更加卓越的。